

《基督荣耀的身体：教会论》

35. 教会的主权

主权的正确定义就是「至高主权的占有或行使」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「至高」。这至高主权似乎被认为是君王的治理。在绝对的意义上唯有神是主权者，因为他的权柄才真是至高，他持有统管全宇宙的支配权。「世上所有的居民，都算为虚无，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，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，无人能拦住他手，或问他说，你作什么呢？」（但四35）。

然而「主权」这个名词有它相关的意义。主权的神已将权柄赐给他的受造之物，以管理别的受造之物。因此将主权归之于政府也是适当的：而且一般说来也如此成就了。很少有人将主权归之于教会，当然这样的归属也不算不合适。教会的主权在荣耀方面来说是颇有意义的。

被限制的主权

我们可以说政府或者是教会的能力权柄不拘有多么大，唯独神是主权者。神有主权管理教会，教会要完全服从于神，教会的本份就是顺服神的律，而且教会没有权柄制造自己的律法，来抵触或增加神的律法。教会不可以允许神所禁止的，也不可以禁止神所允许的。

因为教会要服从神，所以也要服从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。基督治理教会，他是绝对的君王，他的话就是教会的律法，教会无权借着更改、加添或删除来羞辱他的律法。若说教会没有律法权是完全正确的，因为基督已经把完全的律法赐给教会。当教会为了维持良好的秩序而制定某些规章，这些绝不等于基督的律法。

教会主权受到限制是何等清楚！论到神，基督教会的主权简直是不存在的。

然而神把与人有关的主权赐给教会，可是在名称上这个主权是具有弹性的。这个主权受限制与否的问题，已经成为教会历史中多所争论的主题。

当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时，他把某种原有的权利赐给了人。由于人堕落罪中，在他里面属神的形象遭到破坏，甚至大部份丧失，但没有完全消灭，因此每个人都保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。对于重生的人来说，他里面得以恢复，天赋的权利得到增强，言论自由与崇拜自由是其中两样。实在说来，行使那些权力使每个人必须尊重别人的权利，此外尤其当尊重神的律法，但无人可剥夺别人的权利。天主教即是如此，从前天主教不但禁止人念圣经，也不许人拥有圣经；甚至往往把那些胆敢批评教会的教训与习惯者处以死刑。但无疑地，教会在论及个人主权时是受到限制的。

所以教会和家庭来说，也是受到限制的。神在伊甸园中设立了家庭，神造了女人便将她赐给亚当作其妻子，神吩咐他们：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」（创一28）。说来很有意义的是，使家庭成立的是神而不是教会，先有了家庭然后才有教会。也可以说家庭就像个人一样拥有某种不可侵犯的权利。家庭的预算要有多少该奉献给教会，一个家庭应该吃什么东西，家庭中有人死了应葬于何处？这都不是教会所应当管的事。论到教会主权应受限制的例证不胜枚举，但是论到教会与政府关系需要特别注意。

一百年来教会与政府关系的敌对见解彼此争论已久。西方教会在天主教主教领导下早已采取立场，表示教会必须在政府以上执行主权。也有主张政教分离的，所谓政教分离，就是说教会不可以管政府，也不可以干涉纯属政府的政治之事，而政府也不可干涉教会属灵的事。简言之，教会与政府都是各有主权，各有自己的范围，每一个教会都承认他的主权。那正是主耶稣所说的：「……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」（太廿二21），但大部份的教会是已经变为普世的了。一个普世的教会必须超越国家主义的范围。既不是政府创立了教会，也不是教会创立了政府，乃是神创造了二者，并且把特权分赐给二者，这岂不是很明显的吗？

不可避免的结论是政府对教会的主权是受限制的，教会对政府的主权也是受限制的。教会只有在自己的范围内有其主权，教会的主权并非是全体主义的。

积极的主权

不要有人从以上所论的推出说教会的主权等于无。真理是很现实的，是最实际与绝对积极的。在教会历史中屡次发现教会必要抵抗政府的擅专以维护其主权。值得注意的事是，在旧约神权政治时期，教会与政府较五旬节以后有着更密切的联结，至五旬节以后，教会往往施行其主权抵抗政府侵入。从前扫罗王准备打仗攻击非利士人，按例以色列人在出征前要向神献祭。献祭乃是祭司职份，在此次情况中献祭的乃是撒母耳。当撒母耳迟到时，扫罗因不能忍耐就自己献了祭，正当那时撒母耳赶到，并告诉扫罗犯了罪，他的国度就被夺取（撒上十三9~14）。乌西雅王从前坚持要在祭坛上烧香，烧香也是祭司的特权，当王拒绝众祭司的严重抗议时，神使他得了大麻疯，由他儿子接替他作王（代下廿六16~23）。由这两个例证来看政府的代表者，因侵犯教会的主权而受到严重的惩罚。

新约也记载了同样显著的例证。当犹太人最高法庭——议会禁止使徒传扬耶稣的名时。彼得大胆声称：顺从神不顺从人，是应当的。当渥姆斯会议要求路德收回被当时教会认为是异端的教训时，他发出具有权威可纪念的话：「这是我的立场；我不能够收回，愿上帝祝福我，阿们。」诺克斯约翰不顾玛丽皇后的眼泪和愤怒，在他死后麦维尔在墓碑上写着说：「在此躺卧着一位大无畏的人。」论到这位清教徒，马考莱说：「他在尘埃中向造他的主屈膝，但他的脚踩在他君王的颈项上。」

我们今日的世代乃是全体主义国家的时代，国家主义在全世界都方兴未艾，如日中天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三个全体主义国家，德国、意大利与日本遭受彻底失败，但另外一个全体主义国家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又成为无比的强大势力，影响世界甚巨。所谓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在内，也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。结果，这许多国家、教会受到政府支配，而这些政府往往是残酷的。另外一些国家，人们的意识迅速抬头，认为教会的存在与活动，需要得到政府许可。现在正是教会维护其主权抵抗政府的侵占的时候。教会的神圣职责就是要起来向世界宣布，她享有崇拜自由，这自由并非出自政府，乃是神所赐的特权，为要传扬神的道，并非由于人类政府的准许，唯独出自主权之神的命令，主基督就是掌管教会主权的王，他正坐在神的右边。

在另一方面，教会的主权当然也是积极的，教会必须有她的主权，对个人、家庭、社会与政府，设置神的律法。个人无权说他的私生活与教会无关，应由他自己去管理。这是偏激的主张，神的律法关系到人生的每一方面，而教会受到委托，以圣经的意义去传布那个律法，这律法要定个人生活中每一样的罪。实在说来有些生活习惯，是神的律法既没有吩咐也没有禁止的，这就是通常所谓无关紧要的琐事

（adiaphora or indifferent things）。就是这样的事也并不是在神的律法之外。琐事的正确定义乃是神的律所许可，而并非要求的习惯或行为。所谓琐事要有神的许可，琐事本身亦非不道德或非超道德，纵非神所要求的，乃是善良的。只有这些习惯行为是出于信心或者爱心而做的，那才是善良的。虽然教会必须注意不可禁止神所允许的，可是教会也必须告诉人，根据神的话论到神所应许的适当途径是什

么。

家庭绝不可告诉教会不可管他们的家务事，那未免是过于轻率，论到家度，教会也必须有主权来宣布神全部的律法。当丈夫、妻子想要离婚的时候，他们不可以对教会说不要管他们的事，教会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圣经有关离婚以及婚姻生活的教训。

在过去数十年中，社会福音在新神学派人士中非常活跃。许多基要派人士对新神学派的社会福音发出义怒，并非理性的极端结论说福音绝对必须传于个人。结果，一般保守派教会都断然拒绝了福音在社会方面的内涵，那些教会可以说对社会关系方面的主权未能维护。提出一个例证，社会今日面临青少年犯罪的困执，教会竟然往往对此现象感到自满，事实上教会必须把这种现象包括在教导儿女敬畏耶和华的计画中，光教导自己的儿女是不够的，教会必须大声疾呼，促成基督教教育以及训练国内青少年，乃是全国敬虔行为的必要条件。

教会在政府前胆怯，乃是教会的耻辱。不但如此，当大卫从乌利亚手中劫取拔示巴时，先知拿单以大无畏精神来斥责他。当亚哈王夺取拿伯葡萄园并伤害人才时，先知伊莱贾果敢的向他宣布他的家要受神的刑罚。有无数神的忠仆跟随着那些先知，步其后尘，但如今这样的人日渐减少。神的教会应当大声疾呼反对谎言、偷窃、贿赂与邪恶，这些在各国各处畅行猖獗，教会必须公开的宣布：「公义使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」（箴十四34）。时候已到了，教会应当呼召人悔改，如若不然，教会就当将那些正巧是教会会友的政府首长或贪官污吏除去教籍，以示惩戒。那些既不敬畏神、也不怕世人、贪爱势利的官长共同起来反对受膏者说：「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」（诗二3）。教会必须告诉他们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如果他们不以嘴亲子，他就要用铁杖打碎他们，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（诗二4，9）。

让教会替主权的神发出权威的话语，神是那可称颂独有权能的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（提前六15）。

研读回应

1. 请说明教会所拥有的主权是怎样的主权。
2. 为什么教会的主权要受到限制？
3. 教会与政府的主权为什么必须分离？
4. 当政府的主权干预且压迫教会的主权时，教会应如何回应？

（选自《基督荣耀的身体：教会论》，本文收录在《凯波尔文集》，需要纸质版，微信联系：271087029）